

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

三鶯人文社會資料庫

107 年 10 月

以展場最前線的視野檢視「地方再造」

陳琪芳

摘要

本篇報告是筆者透過連續參與三場藝文展覽的展場志工(工讀)的親身觀察，試圖去詮釋「社區營造」、「地方創生」在實務上推行時會遇到的困難與機會點；此三場展演地點正好與筆者個人生活背景密切相關，包括位於家鄉中壢的兩場展覽—「回桃看淘氣藝術節」、「桃園產業藝術節」，以及求學地點三峽的「三鶯宴」，這三者由於背後脈絡的不同而可以互相參照，進而能提出幾樣檢視地方再造的觀點，例如：將文化保存興起視為一種典範轉移，而在此過渡期時，投入者便會遇到動員力不足與溝通問題；另外資訊流通與傳播之普及、集體記憶與公共參與之喚起、公私協力的彈性加大等，亦是必須多加考量之處。基於站在行動者的位置，在當中獲得的不僅是理性的、檢驗的視野，更得到感性層面、對生活經驗的反思，於是希望這些地方工作者的努力能愈來愈被看見，想藉由文字的方式呈現讓更多人知曉。

壹、行動動機

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桃園人，從小生活圈就與中壢密不可分，包括我的高中母校也在中壢，放學路上總會在車上看到「大時鐘」市場懸掛著「回桃看藝術節」的旗幟，也是在當時開始關注回桃看的；上了大學之後，雖然自認為對文化有興趣，但漸漸才反思到自己好像不怎麼了解成長的地方，而且有點不甘心桃園被說成最無聊的縣市；大二下學期期末週的某天，剛好看到回桃看藝術節在招募志工，暑假也沒有特別安排，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契機去認識中壢，就直接報名了。

這個暑假，也正巧有其他可以在展場服務的機會，我認為如果能把這些經驗串聯在一起寫成一篇觀察或許滿好玩的，因為他們背後似乎都有可以互相輝映、驗證的觀點，同時圍繞著「在地」大主題與「展場」這個場域，就促成了這篇投稿的誕生。期盼透過我很白話的分享，讓更多人去檢視「在地」這項概念，並且認識到更多非常努力的團體與他們的困境；感謝他們讓我有機會去探索過往看不見的人事物，並且有靈感去擴散他們的影響力！

貳、行動內容概要

從7月至9月，我總共參與了3場有關在地的展覽活動，涉入程度有所不同，我想藉由在展場前線的視野去詮釋其中有趣與辛苦的地方，以及較為深入的觀察，大致的比較內容如下表：

	回桃看藝術節	桃園產業藝術節	三鶯宴
主辦	桃園藝文陣線	桃園市政府	甘樂文創
地點	(中壢)五號倉庫	(中壢)老街溪	(三峽)合習聚落
時間	7/8~8/12 (幾乎全程)	8/17~26 (支援6天)	8/18~9/17 (支援6天)
參與性質	文史策展志工 、展場志工	展場工讀生	展場志工

參、關於「地方創生風潮」

做為一個前情提要，儘管這裡不是我想介紹的重點，亦只是一些照本宣科的內容，但我仍想先經由名詞與脈絡上的介紹，再切回行動本身，以解釋我為什麼會把這些東西串成一個行動的原因。

今日的社會中，我們面臨到都市不斷擴張、鄉村人口產業凋零、城市的居住品質每況愈下，一直流失郊區資源的狀態，於是便有人發起應該重新檢視城鄉、走向永續經營等這樣的概念，類似於好幾十年前就開始鼓吹的「社區營造」，國高中時期就一再出現於教科書中。近年來，又有一個新的名詞誕生，名為「地方創生」，讓人感到似曾相似，跟社會創新、文化創意產業、社會企業…也可以稱做是親戚，其實它是借鏡於日本的一項行動：根據《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》，「日本面臨日益嚴重的鄉村地區年輕人口外流、人口過度往大都會區集中、急速高齡化及產業空洞化等問題」（陳美伶，2018），於是日本政府於 2014 年開始推動地方創生政策，與日本現況相似的台灣，公部門選擇跟進這個概念；有別於社區營造是由社區各自發起以凝聚意識，地方創生是更大規模的動員，包括經營永續產業，去撼動結構；在日本「『地方創生』之核心定義就是如何解決社會人口結構問題」（蔡志堅，2018），日本有大地藝術祭及瀨戶內海藝術祭等例子，皆促使居民與藝術家合作，倡導創作鄉土藝術，帶動在地文化、歷史、經濟的活力。

國發會從 2016 年開始辦理「設計翻轉、地方創生」示範計畫，並將 2019 訂為地方創生元年，除了公部門有心想推行，私部門團體亦不斷地努力，可以預見未來教科書上出現的不會只有社區營造；但是不論名詞是哪一個、制度怎麼改，總有一群人為地方拚命，因此我想以「地方再造」來詮釋此次參與的三場展演，而不是僅止於從政策面帶起的口號，在行動中，我感受「在地」與許多面向環環相扣。

肆、參與展覽介紹

第一節、回桃看藝術節x桃園藝文陣線

一、關於「桃園藝文陣線」

由幾位出身桃園的返鄉青年發起，成員大部分是具有藝術、設計或文化相關背景的夥伴；桃園是一個依附雙北的工業都市，缺乏深耕土地、挖掘城市能量的舞台及人們，這群人就意識到了桃園的藝文環境艱困，除了居民沒有支持文化藝術節目的習慣，適合私部門的小型演出場地不多，還有公部門所策劃的活動亦經常流於形式與表面，無法展現出吸引人的內涵，於是決定發揮民間青年的力量，組織起推動在地文化的團體。在成立迄今短短約 5 年之內，目前不僅舉辦了 3 次「回桃看藝術節」，藝文陣線還有番薯市集、旅壢（深度旅遊）、實況中壢（刊物）、角礫藝文空間、文史研究…等多樣的面向，尤其在今年向台鐵局租下中壢車站旁的五號倉庫，從整修到改造成展場都親力親為，成為藝文陣線最新的根據地。

二、關於「回桃看藝術節」

相較起大眾印象中的藝術節，「回桃看」表現出了更明顯的議題導向，內容也比一般展覽多元，有視覺藝術、有表演藝術、甚至還有文史展覽，每屆想呈現給大眾知道的事物也會有所不同：第一屆辦在桃園市區的新民老街，探討「藝術返鄉」，初試啼聲獲得迴響後，第二屆進入老中壢人口中的「大時鐘」—中壢第一市場（現已拆除），傳遞對「生活場域」之反思，也是由於當時正面臨建物拆除與否的爭論上，到了第三屆，經歷了大約一年的整修期，桃園藝文陣線將日治時期的舊鐵道倉庫重現在大家面前，舉行了回桃看「淘氣」藝術節。

今年的展期從 7 月 21 號開始，持續 4 週的時間，於 8 月 12 日閉幕。之所以命名為淘氣，便代表著想用與公部門不一樣的角度去呈現桃園：在一年 52 週內，桃園市大大小小的公辦藝術節慶大約有 30 個，平均不到兩週就會有免費的活動能參與，卻沒讓文藝氣息蓬勃發展，反而壓縮到民間藝術團體的生存，當公私協力時往往又會遇到思維及溝通上的障礙，如果換作由私部門全權去策一個展呢？或許可以更「淘氣」，正好也配合本次展出地點在網稱「全台最醜」的中壢車站旁，於是整個展覽的策劃都充滿趣味，甚至會被說是惡搞，例如說本次最大的亮點為「公部門海報設計大賽」，廣邀大眾展現出心目中的公部門海報，活動公開與複審海報名單上線，在社群網路上皆有極高流量(如圖一所示)；儘管一切看來很有趣，但這過程一點都不馬虎，絕對比大家想像的來的嚴謹，身為參與其中的志工，看著展期內容一點一滴被實現，覺得之中絲毫不容易！

會參與這次展覽志工，誠如前言中所述，想要更加了解家鄉是一大原因，在暑假沒有特殊規畫下就直接報名參與了；這次回桃看之中大約由三批人馬組成，其一當然是桃園藝文陣線的夥伴，其二是包括我之內的志工群，其三則是透過「大專生暑期社區工讀計畫」招募而來的其他大學生，是我主要互動、溝通、合作的隊友們。我加入的是文史組，從 7 月 8 日志工大會後正式進入籌備期，協助田野與佈展，並於 21 號開展後支援展場事項，包含每日開展、導覽、售票等，以及 8 月 6 日的文資論壇。



▲圖一：「公部門風格海報大賽」複選入圍作品之佈告貼文。當人們不約而同的設計出類似的走向，並引起廣大討論，是否正表示這樣的風格，在設計部門的公私合作上是活生生的事實呢？

三、關於「中壢五號倉庫藝文基地」

就在去年，桃園藝文陣線看見這排鐵道倉庫的文史潛力，尤其現今面臨鐵路地下化的過渡期，需要有人為倉庫發聲，於是承租下這間前身是廢棄泰式餐廳的五號倉庫，著手進行整修、裝潢，作為新的據點，自然而然就將鐵道文史納入淘氣藝術節的一環。

在歷史脈絡的部分，1909（明治 41）年，縱貫鐵路全線正式通車，打通南北運輸，逐漸推動貨物往來，中壢車站即取得重要的交通地位（黃俊銘，1997），周邊建設也因應發展需求誕生，本次文史展的主角－鐵道倉庫群，便是為了存放、轉運各式貨物而興起；另外還有聯絡各街庄、作物產地的「輕便軌道」，以中壢車站為中央輻射狀發散。隨著各式公路開發，以鐵路運送貨物的方式受到時代考驗，交通、城市街景再次革新，鐵道轉而以載客為主，倉庫功能消失，車站周遭也出現機車寄放處、零售商店、小吃店、等服務往來人群的行業，伴隨移工活動更增添東南亞風情。當年扮演重要貨運角色的鐵道倉庫群，接應著南北貨物，見證那個時期的繁榮和幾個大家族的興盛，貨品運輸沒落之後，同時也面臨轉型、價值被淡忘的景況。



▲圖二：中壢車站周遭之地圖，也是本次文史展的展板之一。

四、策展困境：中壢車站週邊的歷史意識低落

中壢站前與鐵軌平行的這條路名為中和路，有別於商店林立又繁榮的車站周圍，因為這裡以經營寄車行為主，建物也老舊，反而是一般人容易忽略的角落。這次文史展我們除了拜訪幾位於在地多年的人物、大家族後代，更將主力擺在訪談還留在這條路上經營的商家，期望能夠透過他們滾雪球式地找出過往記憶，畢竟這個主題能掌握的文獻真的有限，其實藝文陣線也早已展開田野許久，但發現早年在這邊生活的人們都沒有想到要留紀錄，或是認為這沒有公開分享的價值，要了解歷史只能土法煉鋼。

當進入其他店家表現出好奇心時，通常對方都會很納悶我們的來意，甚至很直截了當地回絕受訪；其實經過多次轉手、承租後，現在的使用人不清楚這個空間的歷史，單純把這裡當作做生意的場所也是再正常不過，這亦是要推行文史、文資保存上的一大困難點—沒有共鳴，總感受到「你們在談的東西怎麼會比謀生

重要呢？」「知道了又怎樣？」的反饋，導致我們小組很難有近一步的突破，不論是在書寫上或是在內心關卡上，亟需一個說服自己追蹤下去的理由；也由此見微知著，進而了解文史工作的辛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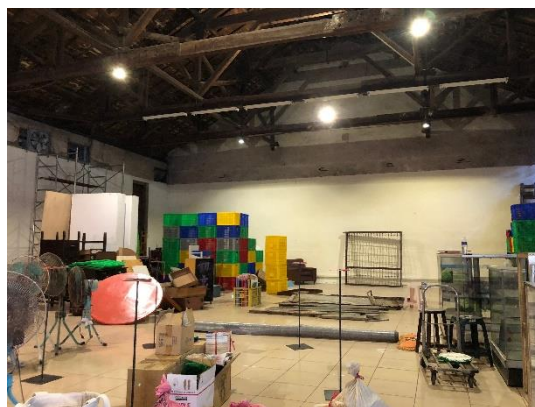
五、策展體悟：「回桃看」與「回頭看」

對於一個社會系學生來說，這還真是一種「回頭看」—回頭看看做研究法的自己，要找到一個願意敞開心胸信任訪員的受訪者，真的不是理所當然的，任何好意都值得銘謝於心；不過當藝文陣線的文史組長跟著我們一起去訪問時，又是另一個新世界了，讓我發現原來做調查時，自己不應該表現出心理還沒建設好的樣態，拿出一堆筆記好似打算「拷問」人，反倒要泰然自若地搭話，才會取得受訪人的認可，放心「聊天」，從中獲取資訊，不論是不是對研究有直接助益，以往確實會疏忽於這點。而我還體悟到另一個「回頭看」：當自己實際走在因為搭車路過而自認熟悉、卻沒有真正用雙腳踏過的地方時，同時覺察到更深入、與自身有連結的訊息，儘管是片段的，也會感到驚喜與恍然大悟，有「我怎麼會現在才知道呢？」的念頭，彷彿過去二十年在這裡生活的像張白紙，這也是支撐我後續作文史資料彙整的動力。

▲圖三：透過回桃看的文史田野調查，才有機會一探「高橋證券」的內部。原先因為外觀老舊的關係，以為這是一間已經沒有營運的證券公司，但其實這間公司仍在營運，過去也曾作為鐵道倉庫之功能。

▶圖五：在籌備期的倉庫狀況，經過了空間整頓才化為完整的展場，當時文史小組就是在這裡策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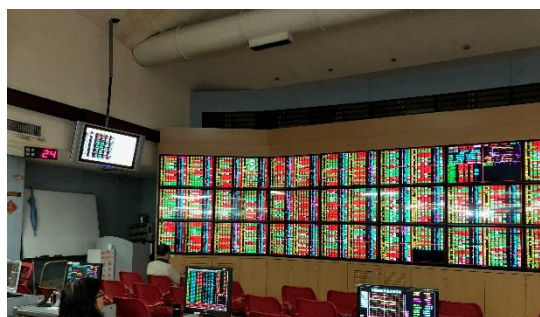
▲圖四：這是我回家時偶爾會經過的道路，都是坐車路過，過去卻沒有真正又自己的雙腳走過。



▲圖六：鐵道倉庫群之一的寄車行，現今其他舊倉庫的命運也是如此，歷史價值隱匿在車水馬龍的街頭中。



▲圖七：非尖峰時刻的中壢車站，顯得寧靜許多，可以讓人重新審視美醜與否這件事。



六、文史資料到展覽視覺呈現

大約只經歷短短一週的時間，先前得到的文獻、資訊就要被我們在短短幾天內化為展板。文史展使用的場地為藝文陣線在倉庫隔出來的閣樓，格局其實相當特殊，讓思考動線這件事更不容易，除了有高起的平台、梁柱的阻隔，還有漏水的可能，畢竟這是一間過去沒有受到妥善



▲圖八：文史展的展場，除了展板之外還展出了整理倉庫時發現的建材文物，因為是樓中樓，可以非常貼近純木造的梁柱。

保存的倉庫。過去不曾思考過策展這件事的困難度，透過這次經驗才發現，空間與展示內容是相輔相成的，尤其當展覽內容必須在有限時間內被消化、產出，過程更是勞心勞力；轉換為視覺的這幾天，時間總是眨眼就過了，小組都很努力的坐在電腦前奮鬥，還要去整理空間、測量，而且還是在沒有冷氣、只有工業電扇賣力送風的環境下；我貢獻到的部分是文史展互動區之構想以及商家背景故事的小卡，度過了相當充實的腦力激盪時光，對於大家能共同努力完成一個文史展覺得很驚嘆！有種苦盡甘來的感覺。

七、展覽實況

總算在 7 月 19 日，除了我主要幫忙的文史展大致完成，其他視覺作品也陸續進駐，舉行了記者會，也於 21 號正式開展，每個假日都有不同的演出可以欣賞，好像回歸到觀眾的身分，去逐漸認識這些藝術展品，發覺它們的議題性都相當鮮明，例如運用慢動作、分鏡去拍攝城市中的建物預定地，以草皮上悠閒的仕女對比迅速的開發，或是運用漁業的廢棄浮球做成小朋友很喜歡的後院小精靈，還有試圖將「網美牆」作為喚醒大家注意都市黑暗面的媒介等；除了靜態展出，我亦接收到許多以往沒見過的展覽形式與限定節目，這同時成為大家必須一來再

來這個藝術節的理由。

八、週末展場狀況

每個假日，都有獨一無二的活動，像是「被動式劇場」《戀戀得來速》，觀眾必須「點餐」演員才會演戲，每道菜都是甜到會蛀牙的情境，另外又如「小事製作」《日落》有別於一般舞團的表演，就像是跟觀眾很自在的談天，並融入彈唱與肢體練習；不僅有表演藝術，還有賣議題的市集「淘氣眾議院」、以倉庫為主體的「文資小論壇」、以及展期最後一天的「淘氣估價王」「公部門風格海報期末大評圖」等，實際內容需要花相當大的篇幅去敘述，不過都緊扣著闡述現狀的核心去運行，以及對體制的反思，讓大家平時因感到陌生而忽略的事物變得容易親近，呼應了「淘氣」的概念。在參與其中的過程裡，依舊是感受到藝文陣線在處理事務上的謹慎，但再分內事以外也有很大的空間可以去一起享受這些活動的美好；看到有民眾有意願進入這個空間，不論是年紀差不多的大學生、親子、甚至是年齡層很不同的叔叔阿姨，心中都是欣慰的，有著同溫層可以漸漸擴張的盼望。

九、平日展場狀況

至於平常沒有活動的狀態下，人流減少許多，就是養精蓄銳的時機與週末節目的前置期；通常週間比起假日更能好好去帶導覽、練習和陌生人對話、晃晃車站周遭，甚至是有很久沒見到的高中同學、住在桃園的大學同學，因為我在社群上宣傳的關係而來看展，聽我分享在展覽中獲得的想法，憑自己的話語把少數人的關心擴散出去，讓人感到相當心滿意足和光榮！

第二節、桃園產業藝術節x桃園市文化局、工務局

一、關於「桃園產業藝術節」

透過桃園藝文陣線的介紹，在回桃看結束之後，接著我便投入「桃園產業藝術節」擔任導覽工讀生，這個展覽由市府單位主辦，委託策畫過白晝之夜的規劃公司來策展，桃園藝文陣線因為地緣的關係，在這裡扮演了機動協助的角色。此

展覽為期 10 天，舉行於中壢的老街溪河畔，是室外場地。而這場藝術節主要是為了銜接後頭的「地景藝術節」而舉行，以「循環經濟」為題，將工業廢料轉化為融入地景的裝置藝術，像是把 IC 面板粉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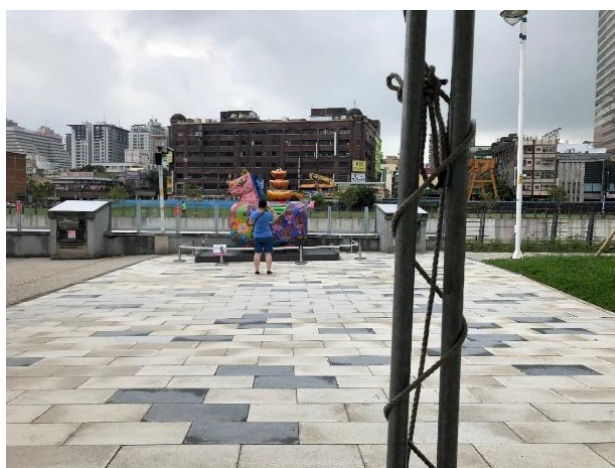
▲圖九：井上唯老師的《河岸織家》，與陽光、空氣、水合而為一，也向過往在中壢從事紡織業的婦女致敬。

重塑成小動物模型，還邀請了國外的藝術家來參展，包括參與過瀨戶內海藝術祭的井上唯老師，在回桃

看策文史展的期間，便曾看過老師在倉庫內創作的身影。

二、展覽實況

作為公私部門的對照組，在桃園產業藝術節之內，不斷驗證了先前藝文陣線針對議題的陳述與發揮，特別是淘氣藝術節內提出的反動；光就表面和僵化這點，從產業藝術節開幕當天就給我一個很大的震撼：簇擁而上的阿伯阿姨不是為了去了解這些藝術作品，而是熟門熟路地排隊搶禮品；眾家候選人在記者會時發文宣品與民眾寒暄，彷彿來到大型造勢現場；贈品發放完之後，人群



▲圖十：比起正式參展作品，更能抓住民眾目光的借展品。

便一哄而散，讓人不禁聯想，如果今年由市府主辦的其他 30 場藝術節也都是這樣的話，那會有多驚悚！在展覽期間，由於藝術家的作品跟地景的協調性，也常常遇到看不出來這裡是藝術節的民眾，特地來看展、聽導覽的觀眾更是少之又少，經過觀察，還發現大家比較有興趣駐足拍攝的是來借展的作品，因為其看起來很

喜氣、鮮豔，這是我們工讀生很困惑的現象，也因此才發現自己支持的喜好才是少數，受到了不少文化衝擊。

第三節、三鶯宴x甘樂文創

一、關於三鶯宴

三鶯宴是一個配合國發會「設計翻轉、地方創生」計畫而產生的展覽，由三峽在地的社會企業甘樂文創策展，主打三峽、鶯歌自身傳統工藝的跨界設計結合，例如將打鐵的韻律與歌曲結合、將藍染與劇場設計結合，

而三鶯宴從8月中開始為期一個月的展期，於甘樂今年才開始經營的合習聚落展出，合習聚落原是一間外科老醫院—愛鄰醫院，現在則被規劃為甘樂的辦公室、豆製所分店、以及進行職人教育的場域；我當時在社群上看到三鶯宴在招募志工，正好也是快要收假的時候，延續著暑假參與展覽的動力，並且想要蒐集其他地方的案例作為對比，想參考看看更多地方對於



▲圖十一：頗受觀眾喜愛的一間展間，將覽染轉化成山嵐繚繞的意象。



▲圖十二：辦在宰樞廟的工藝小市集，當天晚上還有歌手演出。

「地方再造」的辦法，我又再次成為展場人員了。而由於此是國發會的計畫，三鶯宴後續還有跟其他地方創生的團隊一起在松菸、東京展出。

二、展覽實況

三鶯宴我大致去了 6 天，但卻看到 2 次的媒體登門採訪，顯示出甘樂文創的名氣，還有遇過一組日本遊客來觀光，如果是在桃園的話，還挺難遇到外國觀光客的，所以說三峽單就在觀光條件上是比較突出的；不過以待在展場本身的感受而言，滿多民眾進入合習聚落只是單純路過想吃豆花而已，對於展覽的興趣程度沒有很高，只好用「可以拍照」的方式來宣傳，讓人感到些許灰心，除了展期後段比較多特地來看展的朋友，否則不容易有機會帶到導覽。

伍、觀察內容分析

結合上面所有的觀察與論述，我結合出了以下較有系統性的條列式分析去觀看「地方再造」議題，可能仍不夠全面，但卻是我眼中見到地方工作者們在推行時的痛點，另外除了以上 3 個展覽，我在開學後還有參與和地方再造議題有關的論壇與審議工作坊，亦會被納進以下的剖析中：

一、一種典範的轉移：工商掛帥到反思居住的過渡期

在文史策展的期間，我其實思考到，或許就是因為老一輩不斷的爭取改變、力求經濟上的條件富足，所以我們現在才有這些可以研究、調查的歷史，在過去，開發與掙錢是「可以不用有顧慮的」「不會被制止的」，活在現今的我們也不會針砭過往的商業蓬勃，但是到了現在，我們不能用一樣的理路去處理事情，因為居住環境漸漸被汙染了、快超出應該負荷的範圍了，「安居樂業」的定義有所轉化，不過因為還在典範轉移的過渡期，於是還有爭論與需要克服之處，投入的人也還不足夠。現在有一群人們願意回鄉，但他們遵循的典範勢必與拒絕受訪的店家不太相似，要如何說服典範不一致的人呢？相信這是地方再造絕對會遇到的大問題。

二、集體記憶與公共參與之喚起

接續著上一點，基於個人信念與經歷的關係，我認為找到「共鳴點」是嘗試說服時最重要的方式之一，唯有這些文化活動成為大家的「日常」，同時還樂於

參與其中，這才不會淪為只有一小搓人在自顧自狂歡的狀態；找尋潛在的集體記憶並以此著力似乎是可以考慮的方向。

三、「地方再造」的公式？刊物、市集、展覽、老空間活化

從桃園藝文陣線與甘樂文創的案例中，可以不約而同發現幾個共通處，包含刊物的發行、舉辦市集、展覽、將老空間活化再利用等，表示說這些方式是各個團體認可的傳播媒介，在宣傳同時能夠幫助他們達到營利、保存文史資源的永續經營目的，儼然是一個地方再造的公式，然而每個地方又可以展現出自己的特色，尤其像老空間利用的部分，成為一個實體的符號，也是針對集體記憶喚起能夠努力之處，但就怕記憶斷層、或是許多人對於目前的載體是無感的，於是無法實際去落實、切中人心。

	桃園藝文陣線	甘樂文創
展覽	回桃看藝術節	三鶯宴
刊物	實況中壢	甘樂誌
市集	番薯市集（淘氣眾議院）	工藝市集
老空間活化	中壢五號藝文倉庫	合習聚落

四、資訊流通及傳播途徑

要怎麼召集大家去集思廣益呢？要怎麼找到被埋沒的過往呢？或是一個更小的問題：要怎麼要大家一起來看這個展覽／刊物？前陣子透過了審議工作坊，我聽到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：某位想嘗試投入家鄉活動的三峽人，卻等到展期結束後才得知三鶯宴，原因是住的離老街比較遠，無從得知展覽訊息，乍聽之下覺得滿可惜的，原來不是沒有興趣來，而是根本不知道有這件事！這時就顯示出傳遞媒介的舉足輕重，好的資訊要傳遞，儘管網路社群這麼發達，還是不能忽視人際網絡這一塊，特別像是長輩族群，那是典範與溫層很不一樣的群體，要確實實現觀念的演進的話，也不能忽視他們的資訊取得，在時間推進促成典範移轉之前，現在能做的努力就在於傳遞管道的落實。

五、公私協力的彈性加大

透過公私部門的對照組，我發覺到雙方之架構、目標真的很不同，公部門可能在乎的是 KPI 等指標，受限於科層制必須有明文規定才方便行事，而私部門則期望能吸引更多人力與資源；然而，「地方再造」這個領域上有許多可能性，若受限於一定要有規範、有爭奪才能施行、獲得補助的框架中，恐怕會剝奪掉很多天馬行空的創意，沒在羽翼下茁壯反而枯萎，於是公私協力的彈性是一再要受到強調的。

顯然的，政府部門對於「地方創生」一詞有很大的寄望，期望可以透過它解決人口外流、產業外流…問題，但現狀不若想像中的美好，以藝文陣線為例，其實內部有部分不是桃園人，在地人都跑去哪裡了呢？而且從日本引用而來，到了台灣一定會有所適應轉變，雖然不應該急著替口號澆冷水，不過總希望政府可以更審慎地採納意見，別讓「地方創生」成為其他名詞的替代品…。正在道路上努力的團體們，一定要有很強的韌性不讓大環境澆熄！

陸、總結

以上，大概只講了我在這些展覽中學到的四成，將其淬鍊出來；「地方再造」的困境是層層交疊的，讓我一方面害怕論述的不夠詳盡，但描寫得太細碎又很難整理，只能說自己功力未到，這就讓我想起藝文陣線中的人們，總是可以很有自信地詮釋立場，從語句中感受到堅定與熱情，除了說話台風之外，還有源源不絕的創意與執行力，即便現實考驗艱鉅。

桃園，他人眼中的藝文沙漠，但是也有找到綠洲的可能。

淘氣藝術節上的文宣是這麼寫的：「我不是一定要你回來，但是來了你可能離不開」，立基於一種認同感，現在彷彿能體會到那樣的感受了！引用藝術節總召在閉幕當天說的話：「如果你喜歡回桃看藝術節的話，謝謝你。如果你不喜歡回桃看藝術節，但你很在意這個環境的話，請你現在馬上立刻去做任何事情，桃

園藝文陣線會無條件支持你。如果你不曉得自己喜不喜歡回桃看藝術節或桃園藝文陣線，你很想做點事情，但不知道要做什麼的話，或許我們這個地方是你其中一個選項，你可以來這邊嘗試看看。對我們來說，『期盼一個藝文環境會變好』這件事情已經不流行了，因為期盼不會成真。就動手做吧。」

我認為目前針對「地方再造」這個領域，我能貢獻最大的就是把我觀察到的事物跟大家分享，拋磚引玉，並激起更大的水波與漣漪，投稿才是實踐行動的本身；有人推廣不代表它是一件需要你我一股腦直接投入的事，所有人都可以觀望看看，選擇理想的方式努力，就像目前的我，雖然本身對於不能長期參與組織行動已經感到有些可惜，同時卻又不能確定它是不是我能樂此不疲的事，不過言而總之，它需要更多人去認識、甚至是討論，才有機會變好。

柒、參考書目

陳美伶（2018）「設計翻轉 地方創生」－臺灣地方創生的起步。國土與公共治理季刊 第六卷 第二期 107年6月 頁2。

黃俊銘（1997）桃園地區日治時期建築構造物－建築文化資產調查研究。桃園縣立文化中心。

福武總一郎、北川富朗著 張玲玲譯（2017）從直島啟航的瀨戶內國際藝術祭：以藝術活化地方。遠流出版。

蔡志堅（2018）地方創生之設計力實踐。國土與公共治理季刊 第六卷 第二期 107年6月 頁68。